

平民天子——

朱元璋

刘振维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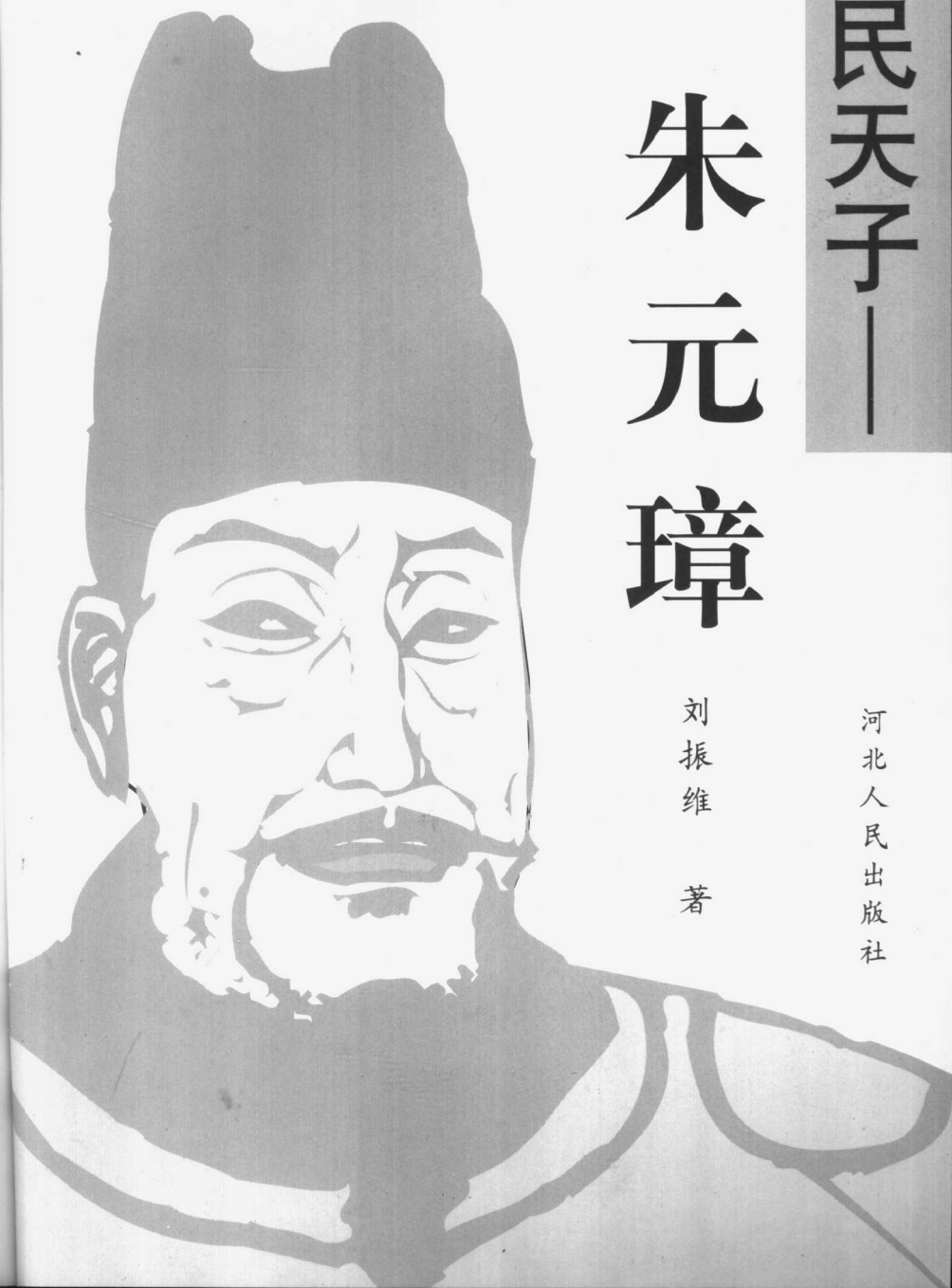


平民天子——

朱元璋

刘振维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民天子—朱元璋/刘振维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6

ISBN 7-202-02876-X

I. 平… II. 刘… III. 朱元璋 (1328~1398) — 人物研究 IV.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2375 号

书 名 平民天子——朱元璋
著 者 刘振维

责任编辑 吕苏生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馨 宇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875

字 数 469000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202-02876-X/1·594

定 价 28.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刘振维，1952年10月生，河北深县人。1983年毕业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七十年代下乡时即开始文学创作，在大学学习期间及从事工作以后一直笔耕不辍，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散文、小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致力于明代历史研究。近年来推出的长篇历史小说《洪武登基》，展现了朱元璋从平民百姓到一朝天子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受到学界的好评。本书是其姊妹篇。本人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吕苏生
美术编辑 李欣
封面设计 馨宇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序

吕振侠

创作一部小说已属不易，创作一部历史小说更显艰难，因为除去作者的写作才华和功力外，还涉及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其现实意义。换言之，写历史小说，不仅要有史，还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寻找契合点，须用今人的眼光观照历史，审视历史。有人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其难度之大，显而易见。

振维继《洪武登基》一书出版后，今天又推出了《平民天子——朱元璋》，都是写明太祖朱元璋的长篇小说，可见其写长篇小说的功夫了得以及对朱元璋研究的精深。前者写朱元璋平民起家、南北征战、削平群雄、夺取天下的“奋斗史”；后者写他作为明朝的开国之君，在位 31 年，勤奋治理天下和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对功臣的一次次血腥屠杀。两者可作姊妹篇，前后映照，相互补充，勾勒出一个完整的、面目清晰的、血肉丰满的封建帝王形象。

我和振维相识，那是很久远的事情了。70 年代中期，我在衡水地区（现为衡水市）文化局工作，写点东西的同时，也做点文艺创作的组织工作。振维写诗歌，也写小说，是作者队伍中很有朝气的一个小青年。我们衡水曾出版过一个短篇小说集，以我的拙作《新的起点》为书名，其中就有振维的一篇。一晃 20 年过去了。一天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我竟然还能记起他的名字和音容笑貌。这些年来，他笔耕不辍，卓有成绩，这两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便是明证。

振维把朱元璋作为研究和写作的对象，我看是颇有眼力的。朱

元璋是个“知名度”很高的封建皇帝，他登基开国后大杀功臣，今人可以说无人不知。可是他为何要大开杀戒？又是如何杀得了那么多文臣武将的？多数人恐怕就未必了了。读了这部《平民天子——朱元璋》，一切问题都会有了答案：朱元璋为了永保自己的朱姓江山，就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他把封建专制体制演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种皇权君权至高无上的社会里，自然就是“君君臣臣”、“君命臣死臣不能不死”。所以皇帝疯狂地、残暴地、毫无人性地杀戮功臣，竟显得是那么冠冕堂皇和理所当然，不曾遭到任何反抗和非议。尤其是皇太子早逝、皇孙尚幼的情况下，朱元璋的杀戮更加清醒也更加迫切，连七八十岁的老臣、自己的姻亲、最宠幸的妃子也不放过，一一斩尽杀绝。

读《平民天子——朱元璋》，似读一部杀戮史，真可谓触目惊心，真正是人生的、人性的一出大悲剧。作者透过这些血腥的历史画面，笔锋直指封建的专制制度——是封建专制制度泯灭了人性，扼杀了生命。仿佛在读者耳边敲响警钟，让我们对今天残留在生活中的以及我们自己意识深处的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的东西提高警惕。我以为，这便是该书的认识价值和思想价值所在。

在写作艺术上，该书也颇多让人称道之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作者没有把朱元璋的描写简单化、脸谱化，写成一个扁平人物，而是写出了他的多个侧面，写出了他的复杂性和性格的丰富性，使得朱元璋的形象既饱满又真实生动。这在两个层面上表现出来：

一是较好地挖掘了朱元璋的内心世界。书中写了朱元璋的残暴。另一面，则是他的雄才大略，同时也是他残暴的根源之一。他灭亡元朝建立明朝之后，内心世界一个终极愿望就是千方百计确保朱姓江山永固，永远姓朱，传及万代。为此他在位31年，“寝不安席”。在他内宫的屏风上抄有唐朝李山甫《上元怀古》诗：“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以使自己朝夕观赏，日夜警惕。他珍爱自己的江山

压倒一切，谁若有碍，或被怀疑有碍，不论文臣武将、故旧之义、亲戚之情，一律遭到他的残暴杀害。他的这种典型的帝王思想和内心的残忍，在每一次杀戮行动中都有细腻的描述和表现。

二是书中并没有一味地写朱元璋的残暴，也写了他温和、温情的一些侧面，这也符合历史的真实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原则。譬如春天在后苑里，朱元璋见到喜鹊哺育幼雏，喟然而叹，于是大发慈悲，命群臣有亲老在世的，可回家奉养；翰林学士宋濂，教导太子和诸王十分尽心，朱元璋感激他，曾亲自调制甘露让宋濂饮用。朱元璋对马皇后情深意笃，她去世后一直未再册立皇后。书中还写了朱元璋一些富于民本思想的故事，反映了他对民间疾苦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关注，也起到了丰富这个人物的作用。

此外，该书结构严谨，文笔清新，行文节奏明快，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可读性，显示了作者驾驭长篇小说的功力以及飞扬的文采。这得益于他的天分，得益于他大学的几年苦读，更多的恐怕还是他的勤奋。祝愿振维在创作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2000年6月22日

目 录

第 一 章	新朝天子的威严	(1)
第 二 章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23)
第 三 章	故旧偏易生嫌弃	(42)
第 四 章	皇权本是个玩物	(57)
第 五 章	恩威之间，深不可测	(73)
第 六 章	同艰难易，共富贵难	(91)
第 七 章	俯伏于阶下的朝臣	(117)
第 八 章	胸怀天下，视民如子	(142)
第 九 章	纵有奇功，何如黎庶	(157)
第 十 章	罢建中都之谜	(177)
第 十 一 章	因祸得福的勋臣	(199)
第 十 二 章	风起于青萍之末	(215)
第 十 三 章	欲擒故纵，引而不发	(235)
第 十 四 章	借题发挥，水到渠成	(251)
第 十 五 章	明初第一党案	(267)
第 十 六 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89)
第 十 七 章	情义深长悼亡人	(309)
第 十 八 章	骨亲间的恩怨	(332)
第 十 九 章	功高震主者身危	(349)
第 二 十 章	本已嫌弃又生疑	(366)
第 二 十 一 章	罗网撒至何处	(387)
第 二 十 二 章	第一勋臣之死	(408)

第二十三章	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430)
第二十四章	无可抚慰的伤痛.....	(450)
第二十五章	艰难跋涉，不舍喘息.....	(477)
第二十六章	明初第二党案.....	(501)
第二十七章	悠悠万事，何人可托.....	(521)
第二十八章	正反不如一个“了”字.....	(540)
第二十九章	不绝如缕，欲罢不能.....	(558)
第三十章	依依归去.....	(578)

· 第一章 ·

新朝天子的威严

—

夜幕笼罩的钟山脚下，大明皇城渐次隐去它那辉煌的轮廓。偌大的宫院，惟有不时传来的震颤人心的梆子声，仍在昭示它那无上的威严。

华盖殿东庑，仍然烛光通明。宽大的御案前，大明皇帝朱元璋正一丝不苟地批阅中书省呈来的奏折。本来四方战事是他最为关心的，好在如今都是报捷的消息，这使他的眉头舒展了许多。尽管如此，面对每封折子，他都要凝神良久，不时加上几行朱批。茶碗粗的宫蜡已熬下长长一截，朱元璋高高的额头下面，那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毫无倦意。突然，他那两道重眉一抖，脸色倏地变为凝重。摆在他面前的是加了左丞相李善长边批的奏章。原来，自开春至今，中原、江浙等地连续亢旱无雨，当地官府纷纷向朝廷报灾。朱元璋想起什么，紧绷的双唇之间轻轻吐出两个字：

“来人。”

在这阒无声息的天地间，便是这轻轻的一声，也显得格外瘠人，以致使在一旁打扇的宫女熊彩云如雷轰顶，刚刚浮上来的那丝困意一扫而光，本能地应道：

“皇爷——”

朱元璋眼皮没抬，吩咐道：“唤太子过来。”

“皇爷——”宫女慌忙跪在地上。

朱元璋这才意识到身旁原来是个女子。扭头一看，一个一脸娇嫩、眉清目秀的姑娘跪在脚下，那怯生生的模样，分明是刚进宫的新人。不由皱了眉头，朝外高声喝道：

“天顺。”

窗外便一迭声应着：“来了，来了。”随之，一个年轻太监气喘吁吁进了屋来，纳头跪倒，奏道：“奴才该死，误了皇上的事情。”

朱元璋不加追究，盯了他片刻，突然问道：“天宝几时被斩？”

这个名叫天顺的长随太监忙奏：“便是在皇上巡幸开封期间，大约是七月十三。”

朱元璋欲要再问，又将话咽了回去，降旨：“将太子请来。”

“皇上。”天顺仰脸看着，有点吞吐，终于鼓足勇气提醒：“已过了三更。”

“命他起来！”

天顺吓了一跳，边退边奏：“奴才遵旨。”

朱元璋看着天顺出门，心里回想着下朝时李善长悄悄奏的那番话。他清楚这个左丞相与御史中丞刘伯温早有隔阂，如今生出是非，似在意料之中。只是上天降灾，连月不解，使人纳闷。已是深夜，朱元璋仍感到身上阵阵燥热，便将面前的奏折一推，起身跨出屋去。一旁打扇的熊彩云见皇上离座，竟不知如何是好，迟疑片刻，只得跟了出来，怯生生站在身材魁梧的皇上身后，打扇不是，不打又不是，心里慌得像乱兔一样。

正是盛夏天气，南京城仍然出奇地干热。朱元璋站在华盖殿丹墀下的砖地上，焦躁地仰望着星河灿烂的夜空。自开春以来，竟没有降过一场透雨。进了八月，索性连云彩也难见着，已是这种时辰，刮的仍是火辣辣的干风，燥得人直想从身上扒下层皮来。朱元璋烦躁地将手一挥，熊彩云连忙止住宫扇。朱元璋斜着月影下那个窈窕的身影，瞥见那张俊俏的脸上显出不知所措的神情。这

些日子，新添了不少宫人，各种各样的美色见得多了，对她们已不在意，只是繁忙的朝政之余，在这些佳丽们百依百顺的恭维中，偶尔感到心理满足而已。朱元璋生出几许惬意，转身回到屋里，刚刚坐下，太子朱标便随天顺匆匆赶来。尽管是深夜召见，朱标还是行了君臣大礼，才毕恭毕敬地站在下首。

朱元璋见太子睡眼惺忪，问：“早已睡下？”

朱标忙奏：“启禀陛下，儿臣按师傅留下的作业，将《左传》读至三更方睡。”

朱元璋点头。几个皇子都受教于翰林学士宋濂，令他十分放心。说道：“已近四更，早该睡了，只是朕忽想起一件事，才命人将你唤醒。”

朱标忙奏：“陛下日夜操劳，儿臣本该侍从左右。”

朱元璋朝天顺看了一眼，长随太监便知趣地退了出去。朱元璋这才问道：“天宝被杀，你可知情？”

朱标一愣。残存的那丝睡意一扫而光，看了父皇一眼，忙奏：“事先刘伯温曾奏明儿臣，说天宝趁陛下不在京城胡作非为，为自家兄弟强买李记古董店的茶瓶，店家不肯相卖，竟命人将店家活活打死，其本家告官，御史台按劾，依法当斩。”

朱元璋点头。与事后刘伯温的陈奏相符。想不到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侍宦平日不露形迹，竟如此大胆，实在可恶！因眼下本意不在此处，又问：“对御史台的陈奏，你有何定见？”

朱标心里发虚，奏道：“当时刘伯温执言当斩，儿臣以为我朝法纪严明，不论贵贱高低，当即准了。”说完，又看了父皇一眼。

朱元璋若有所思。太子毕竟年少，想那刘伯温在自己跟前尚有一股刚直不屈的神情，太子又能奈何？然而从严执法自是好事，可天宝毕竟是自己的近侍，不同常人。又问：“李彬一案，李善长与刘伯温有何争执？”

朱标道：“中书省都事李彬为朝廷采选宫人受贿，被御史台核

实，就要正法，左丞相李善长却说天下大旱，正值各地求雨，不可杀人。刘伯温便称李彬平时与李善长交好，丞相有徇私之嫌。二人争执不下，李彬又系朝廷命官，儿臣不敢决奏，才命驰报陛下定夺。”

朱元璋将这番话一一滤过，又问：“后来确实把人杀在朝廷祈雨的祭坛跟前？”

朱标不知何意，摇头说道：“儿臣只知道陛下恩准行刑，细节没有过问。”

朱元璋看着太子，那张脸庞尚很稚嫩，停了片刻，说道：“夜已深了，回宫歇息去吧。”

朱标不知今天的陈奏能否令父皇满意，再拜之后，恭敬地奏道：“陛下终日劳累，也该早点歇息。”

朱元璋微微点头。太子下去之后，又连阅了几封奏折，见都是江南州、府有关旱情的呈报，心里又添了几分沉重。以往与群雄争战，关注的大都是疆场的胜负，如今虽然与元军的战事尚未结束，作为新朝天子，天象不顺，似乎更暗合着上苍的警示，这使他越发感到心头的沉重。

二

第二天，在一片贺太平的宫乐声中，朱元璋驾临早朝。左丞相李善长引导文武百官舞蹈拜贺之后，朱元璋降旨：

“农为国本，万物均出自于此。数月以来中原及江南数省旱情不解，各州县纷纷报灾，朕深为忧虑。卿等身列朝班，亦当为朕分忧，有何见解，可先奏来。”

话音刚落，李善长出班奏道：“臣蒙圣恩，勉充重臣，如今天旱无雨，绵延数月，亦寝食不安，惟恐办事不周，神人怨望。依臣之见，气候乖顺，皆在于天。陛下出巡开封期间，臣也曾率百官到社稷坛祭神祈雨，然而事有不测，御史台临祭杀人，必是冲

撞了神灵，复惹上苍降罪，也未可知。”

此言一出，满朝震动，众大臣纷纷朝御史中丞刘伯温望去。然而，这位老臣却昂首挺胸，目不旁视，若无其事一般。

朱元璋听了，虽然正触到心病，却觉得李善长不免有报复之嫌，心里不乐，当即斥道：“一事屡奏，是何用意？”

李善长被当头一棒，脸上赤红，忙谢罪归班。

这时，有一老臣紧趋两步，跪在殿上。朱元璋见是老儒詹同，便命他平身。詹同从地上爬起，躬身奏道：“古人云，国家大事，在于军旅与祭祀。兵事不修，国无屏障；祀事不备，阴阳不调。时下我朝各路军马每战必胜，势如破竹，眼见元军节节败退，窜回沙漠，可知我大明国威日盛。如今天有不测，只恐我朝尚在初建，祭祀敬神或有未备之处。臣以为只要在京师及各州县按古制建庙筑坛，使诸神归位，并按时供奉，必然阴阳和谐，风调雨顺。”

朱元璋觉得有理，当下降旨：“詹卿所奏极是。从今天起，中书省限时命京城及各地按古制建庙筑坛。建成之后，按时祭祀，为国祈福。”

李善长忙出班接旨。

朱元璋又道：“为一表朕敬天畏神的诚心，明天朕亲至社稷坛为民祈雨。”

话音刚落，群臣还没来不及赞颂称贺，却见刘伯温阔步出班，施礼奏道：“蒙陛下适才垂问，臣有几言言语冒昧奏上。臣以为上天至公无私，敬天畏神无过于替天行道。陛下贵为天子，执掌乾坤，应重在革弊兴利，感动天心，而后方能降福于我朝。”

朱元璋因为刘伯温冲撞心里不乐，又见话中有指责之意，更是一言不发。

刘伯温只得又奏：“如今气候不顺，或许有不合天意之事。依臣愚见，其事有三。一因我朝连年征战，阵亡将士妻小已达数万，此辈在京师寡妇营中多年不曾发遣，成天只命赶制军需，只恐阴

气郁结，有碍调和；二因建造新宫期间，工匠难免死伤，有的尸骨未及掩埋，不合天意；三因前年我朝攻破平江，俘获张士诚军卒数万，陛下愤恨此辈阵前不降，统统将其充作军户，有干和气。臣以为这三事如果妥善处置，十天之内，必然上感天心，下慰人意，立降福于我朝。”

朱元璋见刘伯温振振有词，听来十分刺耳，若不是看在往日的情面，早已当头喝断。忍气容他说完，绷着脸问道：“依刘卿之意，旱灾是因此而惹？”

刘伯温奏道：“臣不敢断言，然而这三桩大事显见得于理不合。”

朱元璋见刘伯温嘴硬，心中更恼。暗想，当年天下纷争时，此人侍从左右，出谋献策，常顾不得上下尊卑。如今朕已贵为天子，统领亿兆，他奏事还这样自负，于礼能容？只因这个刘伯温料事颇准，才往往让他三分。今天说的，话虽逆耳，却也是实，加上盼雨心切，只得强忍了怒火，负气地降旨：

“刘卿所陈三事，中书省十天之内处置完毕，且观效验如何。”

刘伯温看出朱元璋气色不顺，心里沉重，却又无可奈何。

朱元璋退朝回到便殿，人报李善长在殿外求见。朱元璋知道是有朝上不便当众陈奏的事，便点头允了。

李善长领旨趋上殿来，行了谒见礼，朱元璋赐了座位。李善长斜身坐了，方奏道：“臣奏事不当，已经知罪。”

朱元璋心想，此人倒也乖觉，刚刚的事情，便紧着前来赔罪，安抚道：“朝堂之上，不可过分伤人。”

李善长忙又谢罪。

谢罢，朱元璋见李善长仍无去意，不由看了他一眼。果然，李善长拱手奏道：“陛下命臣建庙筑坛，四时祭祀，臣敢不尽心！只是朝廷主管祭祀的太常寺衙门办事不利，令臣放心不下。”

朱元璋知道李善长必有下文，也不言语。

李善长果然又拱手奏道：“近来属官向臣保举一人，臣想陛下对此人也许熟悉。”

朱元璋深知李善长极喜推荐僚属，因保举得多了，难免不好开口，倒先来让自己认可，这种心计，岂能骗人！皱眉说道：“只管奏来。”

李善长忙奏：“就是早年做过陛下帅府奏差的胡惟庸。”

朱元璋记得此人，仿佛前些年已放了宁国知县，便道：“小小知县，遽然入朝执掌一府大事，资格尚浅。”话虽如此，却另有心思。原来，这个胡惟庸也是定远县人，与李善长同乡，朱元璋有些犯忌。

李善长忙奏：“因胡知县干练有为，前年新升了湖广行省签事，听说在新任上又政绩卓著。”

朱元璋倒忘了这一节，只记得当年这个帅府奏差办事十分精明，方才委了外任。那时战事频繁，军需颇重，宁国地方富庶，委他去做这个七品知县，已算是格外重用了。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对州县官员的升迁调动已难记得清楚，听李善长说他“干练有为”，或许不是妄奏。

李善长见朱元璋默然不语，又紧着奏道：“年前胡惟庸曾来京述职，因陛下日理万机，不敢进宫打扰，向臣说起陛下对他的恩德，感激涕零，临行时还托臣向陛下谢恩。”

朱元璋听了，仍无可不可。问道：“这些年放在外任，此人官风如何？”

李善长一震，忙道：“臣倒没听说有不清廉的名声。”

朱元璋将李善长盯了半晌，忽然又想，胡惟庸毕竟熟知根底，以往又对他有恩，征来朝廷，谅他也不敢背恩妄为。停了片刻，便道：“卿若以为此人可用，就交吏部品议吧。”

李善长见朱元璋允了，心中窃喜，忙又补充道：“若因胡惟庸资历尚浅，可先封作太常寺少卿，待历练成熟后，再作正职不迟。”